

芥川龍之介著

黎烈文等譯

河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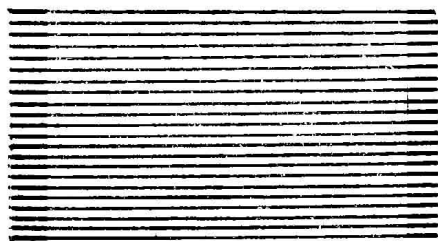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本日代現

52

童河

著介之龍川芥

譯等文烈黎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陸少鼉 吳朗西 主編

現代日本文學叢刊

河 童

著 者 芥川龍之介

譯 者 黎烈文等

發行者 吳 文 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初版

本書實價二角五分

目 錄

河童	一
羅生門	一〇七
鼻子	一一九
蜘蛛之絲	一三一
芥川龍之介氏與河童	一三九

河 童

題解

「河童」(Kappa)亦作「水虎」其性質形狀與我國俗說的落水鬼極相似。不過落水鬼在我國是一種幽靈，而河童在日本是一種生物——一種想像上的生物而已，據金澤博士在廣辭林上的解釋：這生物是水陸共棲的，形似三四歲的童子，其面如虎，嘴稍尖，身有鱗，頭髮很少，頂凹下成皿狀，能貯少許之水。此少許之水存在時，雖在陸上也有強力可把別的生物拉入水中而吸其血。俗說小孩子溺死河中就是這東西作祟的，

譯者

序

這是某精神病院第二十三號的患者對於無論何人都嘮叨着的故事。他已經過了三十罷，但是一眼看去，却總還是一個年紀輕輕的狂人。他的半生的經驗——不，這樣的事隨便怎樣說都可以。他僅只靜靜的抱着兩膝，時時一邊眼看着窗外，（嵌着鐵格子的窗外，只有一株連枯葉都不見了的檫樹，在雪曇的空中聳立着。）一邊以院長S博士和我做對手，綿綿不絕的把這故事繼續的贅述着。但說他不做一點姿勢却又不然。譬如他說到「吃驚了」時，便常是忽然把頭回過去向後張望着……

我自己是已經想要盡力的把他的故事很正確的寫出來了，若是還有誰人對於我的筆記感到不滿意的話，那麼請到東京市外××村的S精神病院去查看好了。比年紀顯得少年的第二十三號患者，大概先恭敬的把頭低着，指着沒有墊的椅子請坐罷。隨後大概便浮着憂鬱的，微笑，靜靜的重說着這故事罷。最後——他說完這故事時的臉色，我現在還記着。最後他大概很快的立起身來，突然揮舞着拳頭，對於任誰都是這樣怒叱着罷。——「滾出去！你這壞東西！你這東西也是愚蠢的，嫉妒心很深的，猥褻的，厚臉皮的，驕傲的，殘酷的，一相情願的動物啦。滾出去！你這壞東西！」

這是三年前夏天的事情。我也和人們一樣背着背囊，從那上高地的溫泉旅館出發去登穗高山。要登穗高山，諸位是都知道的，非溯着梓川而去不可的。以前，穗高山不消說，連槍岳我都登過了，所以引路的也不用，便向下着朝霧的梓川的谷出發了。下着朝霧的梓川的谷——但是這霧經過很久却還不見有展晴的樣子。並且反而下得更深了。我走了大約一點鐘之後，曾一度想要折回上高地的溫泉旅館去。不過就是要折回上高地去也得等霧晴了纔行。而此時的霧却一刻一刻的下得更深了。「噯，率性登上去罷。」——我是這樣想着，

所以沒有離開梓川，却從山白竹叢中尋路前進了。

但遮着我的目的還只是那濃霧。不過從那濃霧中有時也還看見粗大的山毛櫸和樅樹的枝上垂着青青的綠葉。還有被放到外面吃草的馬和牛也突然在我的面前出現着。可是剛一覺得見到這些東西時，却又即刻在濃濃的霧中隱去了。這時脚也疲倦了，肚子也漸漸饑餓了，——並且被霧濕透了的登山服和毛巾等也不是普通的重量了。我到底累了，於是隨着被岩石激成的水聲向梓川的谷中走下了。

我坐在水邊的岩石上，最先便着手弄東西吃。我開了一個牛肉罐頭，把枯枝集攏來焚燒着，——我做着這些事時，大概經過了十分鐘罷。這之間，那始終困人的濃霧不知何時已在開始放晴了。我一面嚼着麵包，一面把手錶擡起來看一看。時候是已經一點二十分過了。但是比這更使我吃驚的是一個可怕的臉孔在那圓的手錶的玻璃上投着一瞥的影子。我駭異的反身一看，於是——我看見所謂河童便是從此時開始。在我後面的那岩石上有一

匹如畫上所見的河童，以一隻手抱着白樺的樹幹，以一隻手翳着眼睛，在稀奇似的俯視着我。

我當下嚇呆了，暫時身都沒有動一動。河童似也吃驚了，連翳着眼睛的手都沒有移一移。隨後我忽然很快的立起，向岩上的河童趕去。同時河童也走逃了。不，或許是逃走罷！其實只是很快的一轉身，便忽然不知去向了。我更加吃驚的在山白竹中尋找着。即刻我便看見那河童做着要逃走的姿勢在隔着兩三公尺的對面對我回顧着。這個並沒有什麼奇怪。但是使我覺得意外的却是那河童的體色。在岩上看着我的河童是遍體帶灰色的，而現在却完全變成綠色了。我猛喝着「畜生！」再向那河童趕去。河童不消說是逃走了。這以後半個鐘頭光景，我披荊棘，履巉岩，拚着命在追着那河童。

河童跑路的速力是決不會劣於猿猴的。我昏頭昏腦的追着時，好幾次幾乎趕失了。並且還接連着滑了腳跌了一交。但是後來趕到一株大橡樹橫張着的巨枝下面時，恰好有一

匹放牧的牛擋在了河童的去路。並且這是一匹角很大，眼睛充血的牡牛。河童見了這匹牡牛時，便發出一種悲鳴，一個勐斗向那更高的山白竹中打進去了。我——我因為想着「這好了，」便也一直從那後面追進去了。在這裏大概有一個我所不會知道的窟窿開着在罷，我的指尖好不容易才覺着已經觸到那滑膩的河童的背心時，便忽然頭朝地腳向大的向那深深的黑暗中跌落下去了。但是，我們人類的心在這樣危機一髮之際却原來還能想着一些意外的事的。我在這「呀」的一刹那，竟記起在那上高地溫泉旅館旁邊有着所謂「河童橋」的橋了。這以後，——這以後過去的事全都忘記了。我只感覺眼前有着像電火花似的一閃，不知何時已經失了知覺了。

過了一會，好容易醒轉來了，舉目一看，我自己是仰天睡倒，正被許多河童圍繞着。並且有一匹在大嘴唇上架着鼻眼鏡的河童，正跪在我的旁邊用聽診器按着我的胸口。這河童一見我張開眼睛了，便對我做着「靜着」的手勢；轉向在後面的某河童說 *Quax quax*。接着不知從那裏來的兩匹河童拿着擔架來了。我便被載在這擔架上，於許多河童簇擁中靜靜的向某街走去了。在我兩邊排列的街道同銀座●沒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同樣在山毛櫸的行道樹蔭中排列着各色各樣的店家的遮陽幔，並且同樣在被行道樹夾着的馬路上

有無數的汽車飛奔着。

不久，載着我的擔架向一條小橫街轉了彎，把我昇到一家人家的家中了。這個我以後才知道就是那架着鼻眼鏡的河童的家——名叫 Chak 的醫生的家。Chak 把我睡在一張稍爲精緻的牀上，給我飲了一杯不知甚麼的透明的藥水。我自己只倒睡在牀上，任憑 Chak 處置着。實際也因爲我的身體在節節痛楚着已是動都不能動的了。

Chak 每天一定要來給我診察兩三回。還有我最初看見於那匹河童——名叫 Bes 的漁師，大概每隔三天來看訪我一次。河童知道我們人類的事情遠過於我們人類知道河童的事情。這大概是因爲人類捕獲河童不及河童捕獲人類之多的緣故罷。捕獲這話實在早就不適當了，在我以前我們人類便常常有到這河童國來的，並且還有很多一生住在這

河童國內的。爲什麼緣故呢？請看罷！我們不過因爲不是河童，因爲是人類，有了這種特權所以不勞而食。現在據 Bag 說，有某年輕的築路工人，也是因爲偶然的機會來到這國內，後來娶了雌河童爲妻，便終老於此了。並且還說這匹雌河童是這國內的第一個美人，所以才能夠很巧妙的把這築路工人媚惑着啦！

我大概經過了一星期以後，便照着這國內法律的規定，做「特別保護住民」住在 *Chak* 的隔壁。我的家雖小却比較的精緻得很。不用說這國家的文明與我們人類國家的文明——至少與日本的文明是沒有大差的。臨街的客廳的角上有一臺鋼琴，並且四壁還懸着鏤金鏡框的畫片。不過自最要緊的家室爲始以及桌椅的尺寸，因爲合着河童身度的緣故，都很矮小，好像住在兒童室內似的，只這一點我感覺着不便。

我常於傍晚時，在這屋子裏接待 *Chak* 和 *Bag*，學習河童語。不，還不止他們兩人。無論誰都對於這「特別保護住民」的我，存着一種好奇心，所以每天爲着檢驗血壓特地跑來

叫喊 Chak 的玻璃公司總理 Gel 也常是出現在這屋子裏。不過最初那半月裏面，同我最親密的還要算那叫做 Bag 的漁夫。

一個晴暖之日的晚上，我在這屋子裏同漁夫 Bag 隔着桌子面對面坐着。一會兒 Bag 不知想着什麼忽然沉默了，並且把那大眼睛張得更大的注視着我。我當然覺得奇怪，於是對他這樣說道：「Quax, Bag, quo quel quan?」這話翻成日語是這樣意思：『喂，Bag，怎麼樣？』但是，Bag 沒有回答我，並且突然立起身，把舌子吐出，做着一個可怕的样子，和跳舞起來似的顯出要飛撲過來的樣子。我更加感覺着無趣，便乘間離開椅子，預備向門外逃走。恰好在這時醫生 Chak 走來了。

「喔嘻，Bag，在幹什麼？」

Chak 照舊架着鼻眼鏡，凝視着 Bag 這樣說。Bag 登時做着懼怕的樣子，連連舉手向頭，對 Chak 這樣謝罪說：

「真對不住了，實在因為看見這老爺有點難過的樣子，覺得有趣，所以乘機和他開開頑笑，請老爺也原諒罷！」